

枕

亞

浪

墨

外交風雲日急。忘國之慘。近 在目前。著者有鑒於斯。特輯 是書。總纂其成。所紀歷來劍 客。百數十人。凡有豪紳猾吏 。狼狽爲奸者。莫不鋤除淨盡 。讀之足令人拔劍而起。登高 長嘯。可爲國民之警鐘。亦足 爲吾人之好模範。全書洋洋數 萬言。奇情異采。得未曾有。 誠近日小說之佳作也。

近年以來。概於社會上言情的
著作。大都千篇一律。而且有
假香艷之名。盡寫淫穢之作。

情
戰)傷風敝俗。莫此爲甚。是書內容描寫俠女奇男之離合悲歡。
情節離奇。文筆雅潔。可信別
開生香。價值當然比別不同。
其中至情至俠。純正細膩。誠
近日出版小說之巨擘無謬也。

說

小 鴛

定價六角

全斯一冊

定價洋六角

說

小 駭

定價六角

序一

文章之事。百變不窮。其要歸於暉燭萬有。獨榮性靈。含徵嚼。宮無俟。夔牙之奏裁。花鏤葉不須。千莫之鋒。彼夫一孔之儒。自矜偏解。必欲屏間色於紅紫。耀正采於朱藍。真宰不存。溝猶貽。謂此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牆者也。徐子枕亞以通悅之風裁。懷更娟之逸思。斑完在手。妙湧言泉。夜光貯胸。鬱成異采。固將扶掖風雲。騷牛金石。而乃情多經變。境復迷。遁張平子。未免生愁。江文通無不寫恨。加以瑤想璞思。流波不息。春潮月夕。綺緒紛來。或效騷以命篇。或風迎而託。興翡翠蘭苕之製艷溢。楮毛薔薇。芍藥之篇。香生竹素。華詞辨說。此其尚矣。顧或以綺障爲嫌。不知宓妃娥女三閨。不無誕詞浩水。育魚甯戚。尙傳麗語。靈襟自寫。大雅奚譏。浪墨之作。不足以盡徐子之長。觀其真想彌積。瑞采時騰。根情苗言。孚甲新意。非比魏收之作。將蚨蝶命名。愧無孝穆之文。爲玉臺作序。

序一
民國九年三月雲間胡儀鯤撰於客次

青衫涕淚。愁人血。悵觸無端。放浪吟。此余陳友。炎公雜感詩。也是故杜陵傷亂。遂傳閣夜之詞。蘭城哀時。厥有江南之作。靖節閒情之賦。未必治遊玉溪。無題之吟。幾多調伉。古人之丹鉛風。原創藻山川。所謂發作者。於窮愁寓意。旨於綿邈者。固不僅儂青妃白。刻翠鏤紅已。里方今中。原創變文獻。飄零破涕。不溫傷國粹之銷骨吟魂。何暮祇歐化之拾牙。時懷古學。潛處灰塗。不無孝穆之文。爲玉臺作序。

有大雅。又疇爲扶輪乎。徐子枕亞。逸情曠世。漢恩凌雲。以抑塞幕落。奇才爲哀感。半騷文字。梨魂鉅著。已價重於西林。鴻淚新編。復名聞於東府。固已翼春華。揚厲汗簡。已近史出。其新舊著述。彙爲浪墨之刊合。丘彩而成章。薈七襄之散綺。恨華淵博。聊酬錦纏。羅胸李沁。珍儲快覩。琳琅滿目。漫曰吉光片羽。空張百兩之琴。須知貂裘千金。決非一狐之腋。有心譴世。忽莊忽諧。麗采自天。亦禮亦艷。藝文名貴。冠冕鸚鵡。文章吟韻。鏗鏘膾炙。鷁鵠格調。說部續虞。初九百談。叢亦方丈。一櫱花藪。腴脂香艷。比金陵畫舫。諳文筆舌。滑稽效子雲。解嘲而尺牘之載道。言情雜俎。祖之零縑碎錦。猶其清言之霏玉者矣。嗟嗟斯文未墜。眷予情其信芳。海內無才。正抑鬱其誰語。獨徐子傾倒三峽。歌哭六朝。本胸中記事之珠。放筆端江郎之采。雖千辟萬灌。六儼四駢。司馬琵琶之行。青衫徒濕。長沙鵬鳥之賦。宣室不聞。然而蘇東坡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則固平子公愁。相如多病。之本色也。而卷成琅帙。可入昌谷。古錦之囊。紙貴浴陽。定此左思齊都。之賦。賦有斷然。是爲序。

民國九年二月鎮海倪軟池序於春江寄廬



枕亞浪墨目次

卷一

說盡

小慘情
余歸也晚

孽情
小說自

由
鑑

烈情
小說一死難

小姦情
毒藥瓶

哲學
小說格白勒大學參觀記

哀情
小說棄婦斷腸史

卷二

藝苑

斷碎文章

枕霞閣吟草

庚戌秋詞

卷三

艷藪

蕩魂詞

卷四

譚薈

快活三郎詩話

卷五

諧叢

快活三郎文集

卷六

雜纂

兒童樂部參觀記
苦招生記

瀛濱雜評

說蠶卷一

小情
說慘

余歸也晚

地竅鳴風。天心欲雪。此何時乎。歲且就殘。遊子當及早歸矣。而余也。橐筆天涯。賣文海上。一燈坐對半卷行吟。共無聊之筆墨。以相隨置可憐之家庭。於不顧作賦之才已竭有愁草分叢生思鄉之淚不乾。共筆花而俱凍苦矣哉。文人之身世也。雖然。余離家有年矣。未嘗越百里舟車。往返日暮可達。每一歲中而歸省者數焉。以言恨別恨於何有。今者偶被羈牽。不遑夙駕。計一星期後卸除塵務。遄返敝廬。家人團聚。煖酒烹羔。得於海巫山畔。過此殘年矣。余家有母有嫂。今有妻。余有一女。兄亦有一女。余女。諱於元年五月名之曰明。兄女。諱於元年十月名之曰莫。均三齡牙牙學語矣。計余歸去。當在黃羊祀竈之時。殘臘將終。遠人忽至。余母余嫂余妻將若何。表示其歡迎之意。而彼英兒明兒。一雙離燕嬌小依人。且將跳躍而前呼。余以父呼。余以叔呼。

共伸其如線之小手。泥余索食也。嘻晚矣。

今年余與兄天嘯同客海上。自常至滬。舟行一夕。車行一日。賦肅肅宵征之句。則晨達里門。詠來朝走馬之篇。則暮歸親舍。每月二人輪次歸省。無或爽期。在滬諸友。以余兄弟之疲於奔命。氣短。則有之。兒女情長。則未也。可憐身世不幸。家庭儼具。一破碎河山之縮影。其歸也。亦祇漠眼相看。那有歡顏。相對王次回所謂未必家園勝客邊者也。而顧爲是僕僕者。一種不可明言。

之苦衷。有較別離滋味而甚焉者。同病弟兄兩心相照。彼外人固何知耶。是月之初。兄別歸。歸而十日來。余見而問之。曰。老母無恙乎。曰。無恙也。嫂無恙乎。余妻無恙乎。英兒明兒均無恙乎。曰。均無恙也。余方爲之快慰。謂此平安二字之確耗。初不乞靈於紙筆。至可恃也。詎越五日。而家報至。寥寥數字。曰。「阿英驟病。頗見危象。其速歸視。」余兄得耗。大驚亟掣輕裝抵船埠。而由滬至常。小輪已啓碇。須搭明晨滬甯早車。彷徨河干。焦急萬狀。余慰之曰。小兒如嬌花看護。不慎遂致微疾。事之常也。書中語殆故。張大其辭以速兄歸耳。病如無礙。歸未晚也。脫有不測。歸亦無及。何急急爲。余兄忽泣曰。弟……汝言誤哉。余所慮者非英兒。乃汝嫂耳。余嘉憶從前種種知兄言有因。事絕可慮。顧一水盈盈。莫能飛渡。則亦無奈。強勸兄歸寓觀其狀。惘然若喪魂魄。古人云。腸一日而九迴。此時余兄之腸。即一分一秒。亦不知其歷若干迴矣。一宵苦度。長比小年。甫黎明聞門外剝啄聲。甚厲。拔關啓視。則表弟某於昨晚乘常滬小輪來。速兄駕者。詢英兒病狀。但曰。甚危而不言其他。余兄急忽。忽束裝。余送之至滬甯車站。細雨霏霏。曉烟漠漠。天意蒼茫。一若故設此愁慘之境。以送此可憐人入淚世界者。時第一班早車方開。余兄跟蹤登車。亦不遑與余致別。俄而汽笛一聲。車逐蜿蜒而逝。此行也。余應與兄偕而文債未了。身不自由。遂任兄一人。行未知英兒之病吉凶。若何使英兒而果不祿。後事又將若何。癡立道旁。喃喃自語。一寸歸心。亦若爲此轆轤之車輪所輾碎也。自兄行後。余心轆轤。曾無一刻。甯翹首飛鴻。日盼好音。之至。至第四日。而兄書來矣。余急拆視。

之。嘻。兄書作何語耶。余初讀之而疑。余之神經昏亂。眼線模糊也。否則此書非余兄所書爲郵差誤投者也。再讀之三讀之而赫然陳於紙上者則固余兄之親筆。確可認。一字無訛也。嗟夫。余以爲兄歸則兒或可救。即果不幸者亦祇殤兒而止。孰知惡消息之來。固有若是之出人意表者耶。兄書作何語。余至今猶望其非真也。

嗟乎。吾弟汝閱此書。其無驚且駭。余今以所報告汝者。無他。汝嫂已挈其愛女同赴大羅天上矣。愁雲慘霧滿地飛。來籠罩於余之一身。汝嫂誠薄命而余之不幸實堪痛心。上帝不仁。既奪我愛女以去。復奪我愛妻以去。何酷毒。至於此極。余此次自家來滬。僅四日耳。行時。家人均無恙。未及一來。復而妻死。兒殤。生離竟成死別。天之厄我。又何其驟。一若瞰余之亡而生出。此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者。使余遲數日行者。則兒死而妻或不死。今何及矣。傷哉汝嫂。歸余七載。曾無一日展眉。所以戀戀者。可憐之愛情耳。今彼竟并此可憐之愛情。而亦不顧。毅然決然舍我而去。抑何忍哉。然余亦烏得而怨之。死者已矣。生者去死亦近。喪事叢脞。汝嫂

贖尾附。輓聯。一其句云。「上有姑。下無兒。七載中。糊塗塗。大好因緣。竟輸與葉底鴛鴦。花間鶯燕。憔悴生涯。卿簿命只爲我。年年潦倒負負。狂呼嘆息。遇人真不淑。纔生離旋死。別一星期來來去去。可憐光景。只博得肝腸寸斷。妻女雙亡。淒涼身世。我何堪。翻羨卿夢醒。瑤臺魂歸離恨。晨昏有女伴。無聊。」嗟乎。余讀此書。及此聯。余將何以爲情哉。兄之書發於四年正月三十。其歸乎。

日即陰歷甲寅十二月十五日也二人之死均不知時日兄書亦未明言以余意推之當某表弟來促兄歸時英兒以蕙折蘭摧余嫂亦香消玉碎矣家庭遭此慘變而游子飄颻尙淹滯作還鄉之夢直待斷腸書到哭望天涯余何以對家更何以對嫂英兒以死在余意中嫂之死則出余意外別離甚暫未是經年喪亂迭乘曾無甯日天所以厄余家者又豈僅及於余兄一身而已耶嫂之死狀余不知其死於病耶病固無如是之速意者痛失掌珠淒涼難遣一念之癡遽輕生命耶然而女兒花好嬌可人憐一現優曇亦有定數夫何至竟以身殉况乎墓砧未返白髮在堂論大義則婦不應棄姑論私情則女不如夫重嫂固無可死之理由也不死於病不死於兒然則嫂之死也殆必有大不得已者其致死之原因何在嫂自知之余兄亦知之余雖未見亦能知之嫂知之而不能活兄知之而不能救余知之而并不能言痛哉余嫂命也固尤嗟乎余今歸矣歸晚矣不情風雨送我長途遙望鄉雲慘然無色余又何樂於此歸近鄉情怯人有同情而余已先知惡耗則甯止怯耶行行重行行家門在望矣簷際喪旛一片已觸余之眼簾在理余之家人應歡笑以迎余者今均號哭以迎余最難堪者無知之明兒牽余衣而問曰阿父歸矣妹往何處耶阿母誑兒兒甚思妹也蓋彼失其小友未能忘懷解語依人含啼索就嫂靈前哭奠畢書一聯以輓之曰

出獄。一身輕嫂乎。日其能瞑。

入門雙扉。在我亦淚無可揮。

嗟乎。予言止於是矣。嫂之死也。余痛之。嫂之慘史。余不能爲之代述。憔悴阿兄。尚有江郎筆在。當不僅以悼亡二字。虛慰泉臺記取。落花時節。將復有一篇斷腸曲於淒風冷月之中。一聲聲唱徹諸君耳鼓也。

自由鑑

小孽情

京師爲首善之區。亦爲首惡之區。雲鎖金臺。塵封潞水。金城玉闕。偏留露宿鴛蹤。野草閑花。久占上林春色。莊嚴璀璨之邦。早爲藏垢納污之所。庚子以還。上恬下嬉。較前尤甚。濮上桑間。所在多有。光復後。市巷蕭條。生計艱促。人民習於遊惰。不治生產。往往迫於饑寒。有寡廉鮮恥之行。豪門大族。防閑不密。待月迎風。踰牆鑽穴。已屬司空見慣。家庭之醜。不可語人。一頂綠帽子。竟如衣鉢。相傳世世。弗替。噫吾不圖。鄭衛之行。乃重見之於今日。之春風燕市也。其月稍具知。號稱文明者。又或假自由二字之好名詞。不惜犧牲肉體。以與社會相周旋。間有一二愛惜。名譽。不肯爲苟且之舉。而豈年華情絲易縉。遇人不淑。青眼枉抛。失足一朝。遺恨千古。遂因以惹起家庭間種種悶感。卒至受辱含垢。飲恨以終。如吾所聞於京中友人述方慧蘭近事。乃與今古奇觀中所載王嬌蠻百年長恨一則。先後如出一轍。溫柔鄉裏。有此忍人。吾記方慧蘭。近事。吾恨不能借黃衫之劍斷盡薄倖男兒頭。而爲離恨天中。相思地下。無數飄零女子之鬼魂。稍

洩其冤憤也。方慧蘭燕產也。世局南城某胡同父業賈早卒遺產頗富。母固大家女少通經史近復研究新學。卓然舊女界中翹楚也。慧蘭未生時母夢縞袂人贈以蕙蘭一枝。既生因以爲名。蘭性聰穎。五六歲時母教之章句。朗朗上口即能了解大義。蓋前生慧業固自不淺也。及長秀曼絕倫。濯濯如春日柳脂粉不汚。自饒娥媚見之而幾疑爲神仙中人。曰誰家有福兒始得消受此一枝。解語花也。減串中有善相人術者。蘭母嘗令視蘭曰是兒清貴惜福薄耳。不讀書而後可。母固自號開通者。聞其言首領之而腹非之。蘭無兄弟有妹一名慧瓊。少於蘭三歲。聰慧一如其姊。蘭母之視兩姊妹直不啻雙明珠之在掌中也。壬子三月民國肇定。有某女十倡設正誼女校一所。聞蘭母名聘之爲校長。蘭與瓊俱入校受課。一堂坐對雙鳳和鳴。母女之愛。姊妹之情。融化而爲一爐。聯合而爲一氣。以學校而兼家庭之樂。人生美滿之幸福殆無有逾於此者。蘭性固絕慧。得其母之教育學識。因以大進。每試輒冠其曹。雖鳳清於老鳳小喬。不逮大喬託質青蓮。出污不染。化身白璧。高潔無瑕。年華正好。同桂魄之盈盈。情思初胎。學柳絲之裊裊。京師繁盛。豈少裘馬少年。而蘭自恃清才秀質。視彼齷齪兒殆無一當意者。顧影自憐。居恒乃不三月而薦地。逢五百年前之冤孽。保陽有章雨倩者。前充某省陸營管帶。武漢起義後。請假回籍。適喪偶來京師。以遊歷爲名。意

在物色佳麗爲續膠之計也。去歲十月間於共和紀念會場中見一女郎作學生裝束，眉目娟好，丰韻欲絕。涎之後知爲蘭，欲通款曲，苦無人爲之先容，適有與章同學之何某，固與方氏有舊，末之誼而時往來於其門者也。章知之，喜甚，涕何求代執柯，且許以事成後重酬。何固好事者，遂力以撮合。山自任往就商於蘭母，盛述章之才貌，及家世，且謂其終必大用，母意似動。繼詢及年齒，乃知長於蘭近十歲，意不可商之。蘭，蘭似首肯，但欲一見其人，以次之母徇。蘭意囑何某日於某攝影館中偕章往。章固輕薄少年，雅善修飾，雖較蘭差長，而英姿颯爽，神采麗都。誠不減潘郎風貌。蘭一見大悅。

蘭有慧心而無慧眼，方見章時，目灼灼似賊，輕躁之態，形諸詞色，是豈可與終始者？而蘭閱人未多，不能鑑別真才，徒賞識章之外表，而不知其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既見之後，心切愛慕，章之風貌，章之態度，時留其影象於嫩弱之腦蒂。蘭母固女丈夫，又沾染新文明，固以婚姻自由四字爲女子第二生命，不肯加以限制者。第老眼無花僞形，莫遁見章，便知乃華而不實者。由是，烏鵲非彩鳳侶也，繼窺蘭似頗屬意，愛女心切，煞費躊躇。終以章年少氣驕，性情靡定，恐爲流言所累，且章雖係陸軍中人，現無正當職業，一朶自由花終不忍令其隨萍蹤，絮影而逝也。

蘭有舅某氏者，陰險小人也，則爲其子求婚於蘭，女絕之，憾焉。至是停知女與章將有姻約，見蘭母痛詆章之爲人，放蕩無紀，反覆難恃，力破壞之。母信舅言，拒婚之意益決。何來屢商皆不就，而陰慰蘭曰：「是兒不可信也，以兒之年貌，何患不得如意？」郎君但望兒學業有成，年華未老。

當爲兒物色。一佳婿以娛晚景。享家庭間完全幸福。不然者誤適匪人。終貽後悔。非兒之福。亦豈足以慰母之心耶。女聞母言。俯首無語。意其念已絕矣。而何以其母意决絕。無以報章命。而得其豐厚之酬金。與章謀。問蘭母不在。往見蘭。以章意達。蘭謂章自觀仙姿。愛慕綦切。并以金約指。相贈爲證。蘭受而藏之。知母意難回。抑鬱萬狀。而感章益甚。寢寐靡忘。牀榻几席間。幾無不有。章之蹤影。追隨其左右者。因思成疾。鎮日鬱鬱。妹邀赴校。輒以疾辭。學業爲之銳減。母初痛之。多方調治。既而察知病由。大加呵斥。督責益嚴。

陽烏沒影。宿鳥投林。街巷尾車馬漸稀。電燈驟明。照耀通衢。如白晝。斯時某旅館之第三號房中。有一少年。力據案坐。鼻架金絲鏡。身服西式衣。手報紙口雪茄。且吸且閱。狀甚整暇。無何夜漸深。街上人聲已寂。館中寓客。多就枕作譚鄉之夢矣。少年遽擲報起。目注壁上時計。環行室中。數周復就坐。取案頭新購之小說翻閱。之微露倦容。忽門帘啓。一小女。睂然入顏色慘淡。若重有憂思。而又若竊物被逐驚惶失措者。少年見女。亦甚駭愕。既而挽臂讓坐。互相問答。時壁上鐘已錚錚鳴。一下矣。少年非他。即章雨倩而來者。即方慧蘭也。章見蘭始而驚繼而喜。跼縮倉惶。其爲狀至可笑。時蘭驚魂甫定。悄坐無言。殘淚一絲。欲界嬌頰。如帶雨梨花。不勝其意。冷耶。章曰。然則卿意云何。蘭曰。儂徒步來。與君作長夜談耳。竟緊握其臂。佯慰之曰。我累卿。

矣。我累卿矣。中夜奔波。弱女子甯解此苦。若使前言克踐。後會正長何必。今日處嫌疑地位。況旅館人雜。偷爲黠者。偵破揚言於外。我之名譽不足惜。其如卿何。爲今生惟有雇車送卿歸去耳。語時注視蘭面。目光閃爍。流蕩生情。一點眼波。又以不欲爲臨去人作送別用者。蘭聞章言。俯首無語。羞媚之態傾絕。人寰既而忸怩曰。夜將及。半欲儂。何往。君以良好姻緣。事已大定乎。實告君。一池春水已被他人吹綢矣。儂之來。正欲與君商挽救術耳。章驚問故。蘭良述。舅言并道母意。章愕然若喪。疊口喚奈何。蘭曰。君勿憂。儂心如鐵石。誓不他適。今冒羞來此。請先以此身爲君實驗地。庶令亞母知身已屬君。必不反汗也。章大喜。過望是夜冰清玉潔之方。慧蘭遂失身於輕薄兒。章雨倩矣。天甫明。蘭起辭。鄭重叮嚀。誓彼此俱以全力求達目的。果失敗者。則以死繼之。臨行時。把張臂。曰。事可一不可再。此舉乃日暮窮途。倒行逆施。幸君勿以儂爲路。柳牆花杆人攀折。若得意。問津傳言。折簡則事敗矣。章領之。携手送諸門外。視蘭已粉頸低垂。黛眉蹙。損淚。敕下矣。

衝烟犯月。破曉而歸。母怒詰。昨夜何往。蘭給曰。昨晚母未歸時。有同校友二人來視。兒齷往梨園觀劇。以破病悶。兒不忍拂人意。從之往。比劇終人散。更漏已深。遂留宿其家。蓋彼家距劇場僅數十武也。母聞言雖未深信。然終不虞其有他。既而赴校。則諸生方竊私語。有謂蘭昨晚被奸人拐去者。蓋蘭謁章時。適有某生之兄。自外歸。見蘭在閭巷間。踽踽獨行。某因素諗蘭者。異而尾之後。見其入某旅館。歸而述其事於家人。某生至校見同學。遍告之。蘭平日在校成績。

獨優試輒前列同學多忌之者蘭又自恃才高輕視儕輩以是惡感甚深今聞其有曖昧事思藉以中傷之於是市虎蚊雷交口相毀竟無一人爲之辯護者母微聞諸生語似爲蘭詳詢之備悉顛末大痛忿急歸覓蘭指其面而詈之曰賤婢子昨夜所爲何事不自羞而以狂說欺阿母祖若父俱名門裔而汝今作此汚賤事一門清白爲汝輕薄盡矣且詈日哭旋操杖朴蘭瓊在旁急奪其杖母哭瓊亦哭蘭更大哭一室之中哭聲震耳適舅至乃各收淚蘭與瓊均起去舅問何事痛哭母切齒告之舅故蹙其額良久強笑以慰之曰吾意明敏如甥女决不至墮奸人之騙局姊勿苦事之虛實未可測也安知莫須有三字不可以虛構風流罪案耶母意稍解然卒以其事甚醜辭校長携蘭姊妹歸家居大好白日可憐嗣後防蘭益嚴不許越雷池一步同學有來視蘭者概屏絕之不令見蘭從此日處天荆棘地中家庭無異於狴犴矣鐵鎖無情關住滿園春色纔爲出谷之鶯便走入簾之燕春風別院秋雨長門李後主所謂此中日夕以眼淚洗面者也一日瓊得郵書一瞬母不在密授之蘭視其對面則章筆也喜極急薄倖章郎竟割情背誓送張催命符至矣蓋章前之於蘭僅存漁色之心並無一毫真情之貫注夜奔邸舍始願已償繼聞事已決裂即招媒他議今議有成故以書報蘭謂曰可挽回則當仍續舊好如不能請從此絕留些餘緣期諸來世并索約指以示決絕之意蘭閱竟不能哭亦不能言惟腦筋驟受一種猛烈之激刺幾疑留此軀壳於天地間爲多事者

負心。有漢長嘆。無言。一寸芳心。低徊。欲絕。意蘭。此時恨章。刺骨矣。孰知怨毒。雖。深情絲未殺。一轉念間。微特不以始亂。終棄爲章。苟且謂未謀。章面詣。識章心。前言在耳。彼豈忘之。不過惕於事之萬難。激而爲此。儂惟自怨。家庭不諒。衆口傷讒。使大好良緣。終成畫餅。然而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脫事而果。無成者惟有一死。脫章而果。無情者亦惟有一死。於是作書。覆章並無一言責其薄倖。惟希堅持到底。以求美滿結果。如才竭力盡。即請以約指相殉。以證終始。欲珠還不能也。書畢。鄭重授瓊。投之郵櫃。並囑其母與毋言。而一縷芳魂。早逐飛鴻。以俱杳矣。書去後。盼斷天涯。回雲絕影。蘭從此却除膏沐。瘦減容光。憔悴日益。不堪眠食。因之俱廢。終日惟向無人處偷搵。其傷心之淚而已。母雖知之。痛之然已。如收籠之鳥。庸能再任其高飛。況與章並無成語。既却之於前。反求之於後。即郎心未改。覆水可收。不亦太自貶抑耶。後月餘日來。言章已他聘迎娶。有日矣。並詳述爲某氏女。貌美且賢。蘭此時已困頓無人狀。聞信之後。萬淚攢胸。一慟幾絕。黃昏人定後。遂携約指同遊於大羅天上矣。母既恨其不貞。復痛其慘死。心灰意冷。覺大好京華。無足地葬蘭。後遂挈瓊徙居於鄉。姊妹花一枝已折。再不堪任此枝之隨風飄泊矣。而章則於今春三月已樂闌睢而咏好逑。不復知白楊衰草間。一聲聲罵薄倖郎者。之尙有人也。爰綴其顛末。以爲我崇拜自由不恤後患之同胞姊妹。作一警鐘焉。枕亞曰。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身。人情險詐觸處皆機械。愚夫陷之點者避之而惟於情愛關頭。前愈聰明而愈懵懂。憐憐才二字誤却多少。閨人遺恨。千秋都爲聰明絕世春婆夢。

醒。秋。塚。草。生。自。由。安。在。結。果。如。斯。吁。可。痛。已。王。君。憲。民。以。此。稿。見。貺。囑。載。報。尾。作。者。著。書。之。期。
距。死。者。埋。玉。之。期。尙。未。逾。一。月。王。君。蓋。世。之。有。心。人。余。以。其。事。之。足。以。箴。不。良。之。社。會。而。醒。無。
數。醉。心。自。由。之。女。界。同。胞。也。爰。不。揣。謫。陋。客。加。潤。色。表。而。出。之。以。爲。世。戒。嗟。母。也。不。諒。人。之。
無。良。生。爲。情。虫。死。爲。怨。鬼。自。作。之。孽。休。言。薄。命。紅。顏。之。死。靡。他。終。愧。含。瑕。白。璧。於。方。慧。蘭。者。律。
以。正。義。君。子。應。譏。諒。其。癡。情。才。人。或。憫。若。彼。童。郎。性。等。浮。雲。心。如。毒。蠍。一封。書。憤。死。佳。人。七。尺。
鋒。幸。逃。法。網。然。而。一。紙。宣。揚。難。免。萬。人。吐。罵。若。地。獄。之。說。而。非。誣。也。正。爲。此。輩。設。矣。吾。願。吾。無。
數。之。女。界。同。胞。遠。鑒。王。嬌。鸞。之。前。車。近。以。方。慧。蘭。爲。借。鏡。莫。徒。崇。文。明。自。由。之。虛。名。而。受。身。死。
名。鹽。之。實。禍。姻。緣。大。好。回。頭。須。念。身。家。歡。愛。無。多。失。足。難。償。名。譽。風。化。隊。裏。及。早。抽。身。科。學。叢。
中。亟。宜。埋。首。此。則。記。者。草。此。篇。之。微。意。也。

死難

烈
情

屈貞女者。孽字小柳。汴京洛陽縣廬陵庄。屈姓。女楚大夫之正裔也。貞女生而嫋靜。不作小兒。女嬌癡態。年七歲。字於同里梅玉良。蓋女終身之局定矣。父本名儒。幼即教女識字。年漸長。嫋圉訓諳。內則尤讀烈女傳。而慕之歎曰。爲女子者不當如是耶。無何。壻驟病。病頗篤。家人馳急。足報女家。且議婚焉。蓋豫俗有送湯藥之說。凡未嫁之女。於壻病時。而于歸者。謂之冲喜。故玉良家人以此爲請。女父母聞之。躊躇莫決。恐女去而壻或有變。女且終身淪於悲境矣。以商女。女殊坦然。謂父母曰。女子之義。從一而終。兒身已。字梅家矣。聞壻病。而棄之。非禮也。亦非情也。